

余洋

童话

YU
YANG
TONG
HUA

张伟 余洋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余洋 童话

喜闻《鱼洋童话》即将付梓，心头不禁感慨万千。一口气读完这对夫妻在病榻上完成的近三十万字的巨作，许多回忆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本书的作者张伟、余洋曾经是我采访的对象，现在更是我的好朋友。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四年前余洋说过的一句话：把生活的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啊，把生活的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期间深邃的含义是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透彻的。他们就是以这样的勇气和决心来对待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活得幸福，活得快乐，活得健康这是他们最简单的心愿。

张伟、余洋花了近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看着辛酸，更看着高兴。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所有的愿望都能一一实现，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本书中获得的高兴，爱的选择，爱的生活才会有滋有味，历久弥新。

◎ 四明

ISBN 7-5021-4998-8



9 787502 149987 >

协助出版：西气东输管道公司

ISBN 7-5021-4998-8/B·171

定价：24.80 元

余洋 童话

YU
YANG
TONG
HUA

张伟 余洋 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洋童话/张伟, 余洋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21-4998-8

I. 鱼…

II. ①张… ②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033 号

鱼洋童话

张伟 余洋/著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总 机: (010)64262233 发行部: (010)64262233-360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640 × 96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 价: 24.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样的爱永远美丽

田 园

喜闻《鱼洋童话》即将付梓，心头不禁感慨万千。一口气读完这一对夫妇在病榻上完成的近三十万字的巨作，许多场景在我的脑海里叠加着演绎开来，好半天我不能从作品的情节中走出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四年前张伟和余洋来到我们直播间要求在我们节目中话筒前举行婚礼的场景，张伟如花的笑靥，余洋一脸的文气，让我无论如何都不忍心把视线下移到他们那逐渐萎缩的双腿上，我无法想像这一对相爱的人儿怎样走完他们漫长而艰涩的人生之路。他们今后的路很漫长，可是他们的双脚触及不到坚实的土地，他们的路只能在轮椅上，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床上。想像着在那方丈大小的睡塌上，纵使再深爱着的人，那绵绵絮语的缱绻悱恻是不是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过渡为默默无语、四目相对的尴尬孤寂？反正在我有限的思维空间里是无法想像出他们今后生活在一起的最佳生活方式的。所以在那场别具一格的话筒前的婚礼上，余洋和张伟一直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当中，我却并没有给这对新人太多的祝福，我用了大半部分的时间与他们探讨适合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出路。这大概也是我的职业敏感吧，因为我在节目里听到了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些能跑能跳、有收入能挣钱的夫妻，生活中不也充斥着纷争、猜忌等各种各样的烦恼吗？烦恼之后不是打就是离，动辄还来个喝药、割腕什么的花样，人活着的意义似乎就在这种无谓的烦恼中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再次见到张伟和余洋是在他们婚礼的一年以后，走进那间刚刚能放下一张床和一把轮椅的光线昏暗的小屋子，张伟和余洋那两张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而变得煞白的脸一下子就刺痛了我的心，这两张缺少血色的面庞竟是那样的刺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生存环境，尽管在这之前我不止一次地想像过他们的生存条件，但是现实还是比我的想像糟糕了很多，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当地政府发给的那点微薄的低保吃饱肚子而已，他们甚至只能轮流着享用一把轮椅。当时张伟对我说，如果再有一把轮椅就好了，他们可以和正常的恋人一样，相携着一起去感受都市现代生活的气息，一起去观看夕阳落日的晚霞。记得当时张伟说这话时一脸为难的样子，这个在我看来再简单不过的要求，在这一对夫妇看来竟成了一种奢望。是的，他们的生活确实很低调，可他们的生活又很珍贵。至今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四年前余洋说过的一句话：把生活的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啊，把生活的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期间深邃的含义是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永远无法体味透彻的。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轮椅之后，隔三差五的，我就会接到张伟的电话，她用那透着小鸟般欢快的声音告诉我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有趣的故事，大自然中的蓝天绿地给了他们生活的激情，她甚至告诉我说她和余洋想要一个孩子，让他们永恒的爱情在孩子身上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我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中得以实现，让他们清贫苦涩的生活多一些内容、多一些快乐和笑声。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从《鱼洋童话》中读出爱的真谛、爱的境界，因为，有爱的生活才会有滋有味、历久弥新。

12/27





△余洋近影



△张伟13岁



△余洋12岁



△张伟



△与山东电视台《今日有约》记者合影



△与福建东南电视台记者合影



△健康时的余洋



△伤前的余洋



△伤前的张伟



△健康时的张伟



△与济南电视台记者在济南泉城广场



△余洋练书法



△在福建东南电视台节目现场与嘉宾主持汪洋合影



△与浙江电视台记者在杭州西湖



△与中央电视台记者合影



△张伟 余洋在创作



△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田园老师合影



△张伟 余洋

引子

一个人短暂的一生实在经受不了几多磨难，也很难禁得起无情岁月的风剥雨蚀。不管是伟人、哲人，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活着就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对生活中出现的或大或小的灾难、疾病等等。能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过一生的人恐怕没有，即便是有，大概也是为数甚寡。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若是诸如头痛、脑热这样的小病，吃两片药、打两针也就好了，但万一要是得了那些缠身的疾病，可就是病人遭罪、家人受累了。

跟庄稼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黎老汉身体一直挺好，别看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干起活来一点也不含糊，就是偶尔有个感冒头痛的小病，他都不用吃药，更不用去瞧医生，在家歇几天就好了。可也不知是干庄稼活累的呀，还是因为从内蒙古搬回到山东平度老家没有房子住急的，去年秋天的一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黎老汉突然口眼喎斜、嘴流涎水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他老伴儿玉娥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不知所措，倒是他二儿子立洋挺有主心骨，赶紧找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把黎老汉送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经医生诊断确定：黎老汉是脑中风。这种病可是顽疾，即使治好了也许还会再反复发作，治不好就会留下后遗症，甚至有生命危险。不过，一般初次患这种病的人若治疗及时、得当，都有恢复正常的可能。只是好了以后除饮食上要多注意外，还要服用相应的药物加以预防。

经过几天的治疗，黎老汉的病好了，一如常人，没有留下后遗症。主治医生说，能这么快地康复主要得益于送得及时。病好



了的黎老汉认为他是沾了儿子立洋的光，要不是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立洋赶巧儿在家的话，那后果还说不定会是什么样子呢！

说别的都没用，能治好病，全家人都松了口气，只是治病花去的钱让黎老汉心里疼得难受。家里正打算盖房子还缺钱呢，偏又得了这么一场病，这病得真不是时候。可话又说回来，谁有那个本事，知道自己要得病能把病期延后的呢？

第一次得病给黎老汉敲响了警钟，但却没能引起黎老汉足够的重视。虽然老伴和儿子都多次劝他多注意身体，少抽烟，可黎老汉就是不当回事儿，仍我行我素，总以为自己身体没问题。

出院后，黎老汉照常到田里干活，天天为盖房子而忙碌着。

在黎老汉的张罗下，全家人一起努力，一直到今年的农历二月底才把新房子盖好。

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安乐窝”，黎老汉甭提有多高兴了，嘴里天天哼着小曲儿，有事没事地站在院子里看着自家的新房子傻笑，像是魔怔了似的。

也难怪，拖家带眷的，好几年都借别人家的房子住，好不容易盼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能不兴奋、激动吗？

本以为这下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不想乐极生悲。就在盖好房子后的第二个月的一天早上，吃完早饭的黎老汉还没等老伴儿玉娥把碗筷和饭桌收拾起来呢，他就坐在炕上的饭桌旁卷了支旱烟点燃叼在嘴里抽了起来，这烟真冲，没抽几口，黎老汉便被呛得猛咳起来，看着因咳嗽而憋得面红气短的黎老汉，玉娥一旁埋怨道：“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叫你少抽烟，你就是不听，那烟又不是饭，不吃不行，人家都说烟里有尼古丁对身体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你把那烟戒了不行吗？”玉娥边说边下了地收拾饭桌上的碗筷。

当玉娥端着碗、拿着饭桌刚走出屋子的那一刹儿，黎老汉突然停止了咳嗽，玉娥并没在意，径直去厨房忙自己的活去了。

不一会儿，玉娥刷完了碗筷，拿着扫地笤帚，走进屋里刚要





扫地的时候，她不经意地看了炕上的黎老汉一眼。这一看，可把玉娥吓坏了：只见黎老汉蜷卧在炕上，左侧的胳膊、腿不住地抽搐着，双眼紧闭，嘴歪向了一边，从那歪了的嘴里往外淌着涎水，刚才黎老汉抽的那支旱烟还在他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间冒烟呢。

见此情景，玉娥知道坏事了，可能老伴儿又旧病复发了，她慌忙扔了笤帚爬上炕，用手一边掐黎老汉的人中穴，嘴里一边颤声地呼喊着：“立洋他爸，立洋他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可任凭玉娥怎么叫、怎么掐，都无济于事，黎老汉仍是昏迷不醒。

在经历了黎老汉第一次得病的状况之后，玉娥心里多少也有点底儿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赶快送医院。于是，玉娥赶忙下地出去找车。

黎老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立权在离家十多里路的一家私营大理石厂干活；二儿子立洋则在离家二百多里路的外地工作。忙活着盖完房子，两个儿子便又回各自的工作单位上班去了。

远水解不了近渴，总不能等儿子回来再把黎老汉送医院吧？时间不等人，玉娥先找人帮忙到村委办公室给大儿子立权打了个电话，告诉立权他父亲犯病住院的事；然后，玉娥找了车，叫人帮忙把昏迷不醒的黎老汉抬上车，直接送去了医院……

这次黎老汉可没第一次得病那么幸运了。

这不，都打了将近一天的吊针了，还没见黎老汉缓醒过来。把玉娥急得一个劲儿地抹眼泪，本来玉娥不打算让二儿子立洋回来，可她还真怕黎老汉有个三长两短的，所以，玉娥叫大儿子立权给在外地工作的立洋打了个电话，让立洋回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一股前所未有的改革春潮让我国的大江南北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城市的变化尤为突出，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改革的步伐就相对缓慢了些，但仍能看得出改革开放给这些城市带来的可喜变化。

就拿山东潍坊这座城市来说吧，潍坊是风筝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四大风筝产地之一。尽管潍坊素有“世界风筝都”之称，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还不算是太繁华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座古老的城市也正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一幢幢高耸入云的高楼，一条条宽敞平坦的柏油路，一处处新建的居民小区……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新气象。

你说这老天爷的事谁也说不准，昨天晚上收音机里播报的天气预报还说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呢，可这一大清早淅淅沥沥的小雨就在这布满阴霾的宙际中下个不停，且愈下愈大。继而，那明亮的雨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敲打着广袤的原野，一会儿工夫，天地间便被这如烟如雾的雨滴所笼罩了……

虽是个雨天，但仍遮不住城市中繁忙的景象：柏油路上大大小小的机动车往来穿梭；人行道上的行人有穿雨衣骑自行车的，也有举伞步行的；还有既不穿雨衣也不打伞躲在路边的站亭下焦急地等公交车的；剪了平头的冬青站在柏油路与人行道间的窄长的花坛里尽情地吮吸着天赐的“琼浆”；而远处那一幢幢气势雄伟的高楼，此时仿佛都隐伏在了水烟里，变得模糊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这样的天对那些从事户外劳动的建筑工程工人们来说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平日里，为了赶工程的进度，

没日没夜地干苦力活，难得赶上个雨天，这也算老天爷“赐”福吧！因为一些事故大都是在雨天发生的，所以城建委有明确规定：雨天禁止建筑工地从事户外高空作业。既然不能从事户外劳动，那就干点户内的吧，可对那些所建大楼的主体工程还没有建完的工地来说，户内的活也没什么可干的，无非就是打扫个垃圾什么的。干这种零活要比平常轻快多了，或者可以不干这些零活，几个人凑到一起打打扑克、下个棋什么的。要是赶上班长心情好，说不定还可以歇个“雨天工”呢！（雨天工就是下雨天可以不上工地干活，工资照发）

这样的好事一年当中遇不上几回。不过，不管有没有活可干，都得到工地去报个到，要不然，这一天的工资算是泡汤了。

歇“雨天工”可以拿工资，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另外，凡是雨天，各班组可以根据自己班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可以歇工。本来这是各工地自己规定的，可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了。你还别不信，这不，潍坊白浪河附近的K工地上今儿个就剩下十几个人在工地上值班了。

这处工程是潍坊市M建筑公司今年刚接下的，是一座主体为六层、建筑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的写字楼。在这处工地上施工的，光瓦工班就有三个班，包括瓦工三班、瓦工六班、瓦工八班，共有八十多人；当然像架子工、钢筋工、电焊工、木工、安装电工这些少数工种也是少不了的，只是人少而已。这都是公司按照工程量的大小及工期配套安排的，工地上除了这些干活的工人之外就是施工人员了。一般情况下，每处工地配有工程师、工长、材料员、保卫各一名。

碰上这种雨天，别的工种可以歇工，惟独管理人员是不能歇工的，因为施工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得由他们来解决。

留在工地上的这十几个人当中，除去办公室的施工人员，剩下的五六个人便是各工种的“领导”了。

放走了各自的手下，他们便闲不住了。其中要数瓦工三班的



班长老刘最为活跃，别看老刘人长得其貌不扬，但他的瓦工技术那可是全公司数一数二的。在往届公司瓦工技术比赛中，曾连续三年蝉联冠军，他带领的瓦工三班也多次被公司授予“优秀班组”的称号。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班才被派到此处工地来干活。

老刘还有个嗜好，就是打扑克。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打扑克不来赢钱的他就不玩儿，有人戏称他是“赌鬼”。

见雨天也没法干活，老刘便放了手下雨假。他一个人在工棚里呆了一会儿，甚感无聊，忽地一下这“扑克瘾”就上来了。于是，老刘到办公室找这个叫那个来打扑克；撵掇了半天，才找了五个人，要打够级得六个人，还少了一个人怎么玩儿啊？急得老刘抓耳挠腮，直在地上打转儿。

“刘师傅，怎么不去办公室叫个人来凑一把呢？”瓦工六班的班长老杜在一旁开了腔。

“还用你说，我去办公室找凑手的，没用，人家不陪咱玩儿。”老刘一拨楞脑袋道。

“哎，有了，刘师傅，刚才我过来的时候看见电工班的小黎还在工棚呢，你不去叫叫？”木工小崔一旁接茬儿道。

“那你快去把他叫过来。”听了小崔的话，老刘为之一振，用右手在下巴上搓了两下对小崔道。

“我不去，还是你去吧，谁让你瘾大呢？”小崔道。

“哈哈……”小崔的话惹得其他人一阵大笑。

“小崔，你们年轻人能说上话儿，跑趟腿儿，去叫一声。回来我要是赢了钱，中午请你客。”老刘边说边去拉小崔。

“你要是不赢钱呢？”小崔道。

“不赢钱照样请。”老刘道。

“说话算数，要不算数你是大王八。”小崔用手比划了一个圆的形状，故意用话激老刘。

“小兔崽子，我他妈啥时候说话没算数过？喏，披上雨衣快





去吧。”老刘说着，顺手拿了个雨衣套在小崔头上，推搡着小崔走出门去。



不一会儿，小崔蔫头耷拉角地回来了，一进门，老刘忙问道：“来了吗？”



“来个屁，那个‘四眼儿’一听说打扑克，是死活不来。”小崔说完，一屁股坐在了了一旁的长椅上不吭声了。



这一下，老刘也没咒念了。

“我不玩儿了，你们四个玩儿三打一，等会儿谁要是不玩儿了，我再玩儿吧？”本来就不想玩儿的瓦工六班班长老杜道。

“行，行，那咱们来吧。”老刘道。

说来就来，老刘从他的工具箱里拿出一副崭新的扑克牌，四个人兴致勃勃地玩儿了起来。

电工班小黎，名叫黎立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白皙的面庞，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乍看上去，倒有几分像是农村的小学教员，土气中还略带有一丝呆的感觉，惟一掩饰不住的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书卷气。

黎立洋原来是干瓦工的，后来又改行做了水电安装工。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所以深得电工班班长的器重。在这处工地上，只派了他和另外一位老电工在这里负责有关电的工作。

因为今天下雨，工地上不能施工。老电工来了没多会儿便让黎立洋在工地上盯着，说家里有点事儿先回去了。

木工小崔来叫黎立洋打扑克那会儿，他正在看图纸呢，正好借此推托不去。不管赢不赢钱他都不喜欢，平日里他的爱好就是看书，有时为了一本好书，他可以彻夜不眠读个通宵。

小崔这一来多少有些影响了他的心情。小崔是个说话不经过大脑的“二愣子”，张口闭口管戴眼镜的叫“四眼儿”，哪个戴眼镜的愿意听到别人以这样不雅的代号来称呼自己呢？



打发走了小崔，立洋坐在那儿心不在焉地翻着图纸。看了一会儿，觉得索然寡味，长长地嘘了口气，把图纸放到了一边儿，斜靠在办公桌上，左手不自上地摆弄着桌子上放着的一把尖口钳，右手垫在腮上，若有所思地向外望着……

窗外，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成溜的雨水顺着窗玻璃往下淌，好似给窗户罩上了一个用雨珠穿成的“窗帘”，看样子这雨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

不知过了多久，工地上的技术员和工长披着雨衣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立洋这才回过神来，下意识地用手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近视镜，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一看表，已过了下班的时间了，他站起来伸了伸腰，穿好雨衣，关上工棚里的电灯，走出工棚，锁好门，从背雨的地方推出他那辆老掉牙的“永久”牌自行车。这样旧的自行车也就是他还骑着，要是换了别人，可能早就卖废铁了。

立洋骑上自行车，一路“哗啦”着向自己的住处急驰而去

……

平日里下班，若是好天，还可以慢悠悠地边走边看看四周的光景。下雨天就不同了，如注的雨水早已把行人的闲情雅致都浇没了，还不如早点回家歇着去呢！

柏油路上人来车往，人们行色匆匆，时不时的车轮胎带起的雨水溅了一裤腿儿也都浑然不知。

立洋的宿舍是在建筑公司家属院的南面，宿舍前后各有一幢六层高的家属楼，宿舍是那种低平的木板房，有人戏言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势。

建筑公司有东西两个大院，东院是刚建的办公楼；西院是家属院。家属院里除了有三幢六层高的楼之外，其余的都是二层楼房和简易的木板房，一看这些房子就知道已有好多年了。要说别的单位住房紧张，还情有可原；但建筑公司是专门盖房子的，也住房紧张，这似乎说不过去，可现实就是这个状况。

立洋住的那排宿舍，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木板房四周的墙是用板皮钉成的，板皮外层抹的是一层水泥灰，房顶上也是用板皮拼凑成的，只是多了两层油毡纸，防止漏雨，仅此而已。这些木板房又被隔成单人间、双人间，最多的是八人间。一年四季要数冬天最难熬了，可也没办法，这还是好的呢！公司原来的老食堂现在也都住上人了，一百来号人挤在一个大餐厅里睡觉那才叫难受呢！特别是一下班，整个餐厅里像个马蜂窝，乱哄哄的，想睡觉也睡不安稳。另外，人多手杂，说不上什么时候自己的东西就被那不知姓名的“好心人”顺手牵羊给“借”走了。

相比之下，这木板房虽简陋了些，倒也成了僻静之所了。

立洋住的是单间木板房。单身的生活很简单，小屋内除了一张睡觉的床、一个板凳和一个盛衣服の木箱之外，就是洗漱用品和吃饭用的饭盒了。

等他回到宿舍时，才发现裤腿、鞋子都已湿透了，一走路，鞋子“扑叽扑叽”直往外冒水。

他脱掉湿鞋，穿上拖鞋，又换了条干爽的裤子，然后把淋湿的裤子洗干净，晾在屋里的晾衣绳上，又拎起湿鞋放到盆里刷了刷，放在一旁的板凳上，倒了盆里的水又拿笤帚扫了扫地才算完事大吉。

“走啊，小黎，打饭去。”这会儿，一个卷头发的男青年端着饭盒从立洋的宿舍前经过，招呼立洋一起去食堂买饭。

立洋一看是电工班的小葛，这家伙真赶时髦，刚兴起男的烫头，他就跑到理发店烫了个“大波浪”。

“你去吧，我吃过了。”说完这句话，立洋感觉自己的脸有些发烧。

自打家里准备盖房子时起，立洋就在勒紧腰带省钱，肚子不太饿就少吃一顿饭，省点儿是点儿。如今家里盖上房子了，他依旧还是那样省吃俭用。

“下午不去工地了？”小葛问道。

